



論語卷注

0 12
1.664
5



仁
1664
卷

論語參注卷之十三

朱子集注

後學崔暎參注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勞如字○蘇氏曰凡民之行以身先之則不令而行凡民之事以身勞之則雖勤不怨

請益曰無倦

無古本作毋○吳氏曰勇者喜于有為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程子曰子路問政孔子既告之矣及請益則曰無倦而已未嘗復有所告姑使之深思也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眾職也宰兼眾職然事必先之于彼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過失誤也大者于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懲小者赦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賢有德者才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參注每有大吏好兼攝屬吏之事以察察爲明不使稍有展布既防拂己之欲並忌彼之得名而爲其屬者亦多仰承鼻息以博其歡此先有司之道失矣一朝在職遇人小過或因以示威或藉以漁利嚴刑峻法使以不

堪甚至不待有過亦多方文致其罪而收繫之有私繫至數百人者官固恃此以求盈胥役亦從而索害一任小民之控訴無門賣妻鬻子而不之或卹疾病飢寒死囚相屬聽之而已此不獨赦小過之難聞矣操舉劾之權其所舉者或以金帛或以暱私惟以便其私圖求舉者則工于揣摩舉之者則善爲回護其賢與才者反百計傾陷之而後已此舉賢才之久成廢典矣亂機之萌皆由仕風之壞彼以資郎起者不必問而曾事詩書出由科目者亦率蹈此豈此章書從未夢見耶

論語參注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焉於虔反舍上聲○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
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人各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
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知人
其舍諸便是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其極則一心
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祇在公私之屬矣○范氏曰
不先有司則君行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
舉賢才則百職廢矣失此三者不可以爲季氏宰況天
下乎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

衛君謂出公輒也是時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
衛

子曰必也正名乎

是時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故孔子以正
名爲先謝氏曰正名雖爲衛君而言然爲政之道皆當
以此爲先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謂遠于事情言非今日之急務也

○參注似子路知衛君名已不正聞孔子正名之言謂爲正名能有此事耶恐爲子之迂論似此之君奚能使之正名耶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野謂鄙俗責其不能闕疑而率爾妄對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楊氏曰名不當其實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無以考實而事不成

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

民無所措手足

中去聲○范氏曰事得其敘之謂禮物得其和之謂樂事不成則無敘而不和故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施之政事皆失其道故刑罰不中

○參注似謂言既不順則所行之事見疑于民不能有成也蓋事既不成禮樂必因之而廢刑罰亦由此而濫矣刑罰既濫民無所措亂之階也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程子曰名實相須一事苟則其餘皆苟矣○胡氏曰衛世子蒯瞶恥其母南子之淫亂欲殺之不果而出奔靈公欲立公子郢郢辭公卒夫人立之又辭乃立蒯瞶之子輒以拒蒯瞶夫蒯瞶欲殺母得罪于父而輒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爲政而以正名爲先必將具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夫子告之之詳如此而子路終不喻也故事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

食爲非義也。

○參注名之不可言者推之近世最夥如拜他人之父爲父曰寄父干父自稱寄兒干兒此父子之名不可言也以一子承繼兄弟二人爲後各娶一婦曰兩大或非承繼亦娶二婦曰平室此夫婦之名不可言也與朋友結爲兄弟此兄弟朋友之名不可言也又如祖爲大父旣死之稱謂大父爲祖是生而死之姪爲婦兄弟之女呼兄弟之子爲姪是男而女之至謂婦之父曰岳父又曰泰山曰丈人婦之母曰岳母又曰秦水曰丈母呼女之

夫爲婿者尤謬。按東嶽泰山有丈人峰。與婦之父母無取。秦水更不知所謂。婿者夫也。何能呼女之夫爲夫耶。凡此之類。皆名之不可言者也。又如生今之世。當稱今之官職地名。乃以前代之名混稱之。及士大夫省大字曰士夫。論語孟子省語。子字曰論孟。史記漢書省記書字曰史漢。散體文曰古文。散體詩曰古詩。至有詩古文詞之稱。豈初作者卽立此名耶。若今人名之。則今之散體宜爲今文。今風何得亦以古稱耶。統謂之文。統謂之詩。可也。又漢人則哲之明。蓋闕之義等語。不通矣。爭效

之將見干名犯義之端。皆卽此基之。君子之言可苟哉。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
種五穀曰稼。種蔬菜曰圃。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好去聲。夫音扶。襁居丈反。焉於虔反。○禮義信。大人之

事也好義則事合宜情誠實也。敬服用情蓋各以其類而應也。襁織縷爲之以約小兒于背者。○楊氏曰樊遲游聖人之門而問稼圃志則陋矣。詞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其非何也。蓋于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者至矣。須之學疑不及此而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故不復及其既出則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甚矣。故復言之使知前所言者意有在也。

○參注果能學稼學圃而不紛于外務猶不失爲安貧樂道之士。不過所求者小非君子志在行道爲經邦治民之略。故孔子進之以上達不必躬親細事耳。若將稼圃太說得不堪亦爲欠妥。讀者須細心體會。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使去聲。○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于諷喻故誦之者必達于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學者章句之末

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參注立言有傷國體。大開邊釁。深爲名教之害者。此不能專對之尤者也。至旣傷國體。猶飾詞投鼠忌器。求脫罪名者。則尤爲不達事理。爲天下之大罪人矣。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參注庸有權勢之臣。奏議公函。言言忠愛。批詞劄示。事事周詳。究其居心。大不可問。言不顧行如此。而欲民下之聽從。也不亦難乎。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後。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公子荆。衛大夫。苟。聊且粗略之意。合。聚也。完。備也。言其循敘而有節。不以欲速盡美累其心。○楊氏曰。務爲全美。則累物而驕吝之心生。公子荆皆曰苟而已。則不以外物爲心。其欲易足故也。

○參注善居室者。謂其善于處家。由貧而富。皆不敢爲過。

勞也。若作治第宅而言，則文理不似矣。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

僕，御車也。庶，眾也。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賦歛，以富之。富而不教，則近于禽獸，故必立學校，明禮義，以教之。○胡氏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後，能舉此職者，百無一二。漢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

矣。西京之教，無聞焉。明帝尊師，重傅，臨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學。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廣生員，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于上，言行政事，皆可師法。彼三君者，其能然乎？

○參注：既庶加富，既富加教，遵而守之，天下無亂矣。乃隋唐庸主承先人餘蔭，克享太平，遂不念創業之艱，肆行無紀，凡百舉動，勞民傷財，必使庶者因之而貧，而貧者即因之而亂，不至敗亡不已，亦何悖乎？

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言言參注
其月謂周一歲之月也。可者僅辭言綱紀布也。有成治
功成也。○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愚
按史記：此蓋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

○參注：朱注引史記謂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未免拘執。
況史記多誣詞，未足爲證耶。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誠哉是言也。

勝平聲去上聲。○爲邦百年，言相繼而久也。勝殘去殺，
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謂民化于善，可以不用刑殺
也。蓋古有是言，而夫子稱之。程子曰：漢自高惠垂手文
景，黎民醇厚，幾至刑措，庶乎其近之矣。○尹氏曰：勝殘
去殺，不爲惡而已。善人之功如是。若夫聖人，則不待百
年，其化亦不止此。

○參注：此聖人述古之成語也。苟以德服人，則不待百年
而化行，以力服人，則不待百年而亂作。感應之機，捷于
影響，但願有善人者，相繼爲之耳。尹氏之說，亦近穿鑿。
果能勝殘去殺，其功亦不小矣。卽聖人之化，亦不過如
是而已。豈能使人人爲聖人耶。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謂聖人受命而興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教化浹也。程子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後禮樂興，卽其效也。○或謂三年必世，遲速不同，何也？程子曰：三年有成，謂法度紀綱有成而化行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使之浹于肌膚，淪于骨髓，而禮樂可興，所謂仁也。此非積久，何以能致。

○參注似以如有王者必五字爲句，世而後仁四字爲句，必謂有可必也。謂如王者可必起，則斯世之人而後歸于仁矣。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參注此與其身正同旨。殆記者各卽所聞而記之，故字句微有異耳。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朝音潮，與去聲。○冉有時爲季氏宰，朝季氏之私朝也。晏晚也。政，國政事；家事，以用也。禮，大夫雖不治事，猶得與聞國政。是時季氏專魯，其于國政，蓋有不與同列議于公朝，而獨與家臣謀于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

言此必季氏之家事耳。若是國政，我嘗爲大夫，雖不見用，猶當與聞。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語意與魏徵獻陵之對略相似。其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參注按諸侯總持國政，卿大夫自有分持之政，非無政也。但不得專政耳。孔子于弟子問政，皆一一答之，未嘗責大夫之不宜聽政。此曰其事者，蓋季氏主于自謀，冉子又爲附益，實爲私事，非公也。故孔子斥之，所謂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謂大夫之不專政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若是其幾也。

幾，期也。詩如幾如式，言一言之閒，未可以如此而必期其效。

○參注幾義似宜訓機，謂其機未必若是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易去聲。○當時有此言也。

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因此言而知爲君之難，則必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而無

一事之敢忽。然則此言也。豈不可以必期于興邦乎。爲定公言。故不及臣也。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

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喪去聲。下同。樂音洛。○言他無所樂。惟樂此耳。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范氏曰。如不善而莫之違。則忠言不至于耳。君曰驕而臣曰詔。未有不喪邦者也。○謝氏曰。知爲君之難。則必敬謹以持之。惟其言而莫予違。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邦未必遽興喪也。而興喪之源。分于此。然此非識微之君子。何足以知之。

○參注。禹湯之得天下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桀紂之失天下也。如其不善而莫之違也。是則莫予違三字。以之興邦爲不足。以之喪邦則有餘矣。

葉公問政。

音義竝見第七篇。

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論語卷十三

言詞彙法
說音悅○被其澤則說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說而後遠者來也

子夏爲菑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父音甫○菑父魯邑名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敘而反不達見小者之爲利則所就者小而所失者大矣○程子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夏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語去聲○直躬直身而行者有因而盜曰攘

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爲去聲○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爲直而直在其中○謝以曰順理爲直父不爲子隱子不爲父隱于理順耶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當是時愛親之心勝其于直不直何暇計哉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

也。

恭主容。敬主事。恭見于外。敬主于中。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程子曰。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初無二語也。充之則睥面盎背。推而達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胡氏曰。樊遲問仁者三。此最先。先難次之。愛人其最後乎。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使去聲。○此其志有所不爲而其材足以有爲者也。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蓋爲使之難。不獨貴于能言而已。

○參注按此章關係甚大。所重在一恥字。蓋使于邦域之內。則宜秉公折事。不開徼幸之機。使于夷狄之區。則宜特正立言。不啟侵陵之漸。斯爲有恥不辱君命者矣。苟不知有恥者。奉巡方之旨。則見利忘義。效穿窬之盜。以拂民心。操柔遠之權。則降志辱身。乞魑魅之憐。以傷國體。如此而猶或詡詡然自謂雄才。畱心時事。有心者爲之痛哭不遑。尙問其能不辱君命也哉。此聖人爲後世

言言參注
慮者深矣。

○再參注自選舉之法不行一變而以對策取士。再變而以論判取士。及變而以四書文取士。皆因時制宜。亦冀其能代聖賢立言。藉窺所學。則典試者既奉君命。自應爲國得人材。以振興名教爲己任。斯爲不負所使。爲有恥之士。苟一膺君命。卽恃爲致富之圖。虐取供張。暗通關節。行所無事。習爲故常。有司則應給不窮。士子則鑽營恐後。此固爲無恥之甚。不但辱君命已也。卽或矢心清白。而衡文不從正軌。出題妄割聖經。亦復大壞人心。有傷風化而辱命之罪。終無可逃。其爲恥也。亦幾鮮矣。此章始則問士。終之曰。今之從政者。可見從政必先端士習。聖賢一堂問答。具有深心。然則欲爲佳士。可以率意讀過此章哉。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

弟法聲○此本立而材不足者。故爲其次。

○參注。孝弟美德。何爲次。謂其未能使于四方。僅于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而已。漢之郭巨。以家貧艱于養親。遂自埋兒以省口食。明末流賊張獻忠犯成都。居民爭謀徙

避有老貢生二。持不去。謀見賊。曰諫之。及賊大至。皆被執。一曰爾敢謀反。不畏法耶。賊立斷其首。一曰聞彼正言。何反殺之耶。賊亦斷其首而去。似郭巨與二貢生者。其孝弟必爲可稱。究之孝至埋兒。則適傷父母之心。于孝何有。諫賊徒取殺身之禍。忠也。孝也。不免于愚。與剖肝割股者何異哉。是皆不明大體。不識時務。不過爲一鄉之善士而已。苟以此等人使于四方。將見不辱君命不止。故爲次也。若宋之岳飛。盡忠王室。鬪之王守仁。戡定大亂。則不獨孝弟可稱。而氣節經濟。直邁羣倫。斯爲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者矣。彼迂儒閉門講學。日探性命之原。時發天人之論。及一旦登庸。不獨不能爲國決大疑。定大計。卽卽以兵刑不知。卽以錢穀亦不知。此碌碌者。豈真士林中不可少者哉。

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信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士矣。

行去聲。硜。苦耕反。○果。必行也。硜。小石之堅確者。小人言其識量之淺狹也。此其本末皆無足觀。然亦不害其爲自守也。故聖人猶有取焉。下此則市井之人。不復可

言言參注
爲士矣。

○參注。硜硜擊石之聲。謂徒以言信行果以博虛聲。適成爲器小之人而已。

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筭。所交反。算亦作筭。悉亂反。○今之從政者。蓋如魯三家之屬。噫。心不平聲。斗。量名。容十升。筭。竹器。容斗二升。斗。筭之人。言鄙細也。算。數也。子貢之問。每下。故夫子以是警之。○程子曰。子貢之意。蓋欲爲皎皎之行。聞于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狷音絹。○行。道也。狂者志極高而行不揜。狷者知未及而守有餘。蓋聖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而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爲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猶可因其志節而激厲裁抑之。以進于道。非與其終于此而已也。○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

而不揜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

○參注：朱注徒得謹厚之人，則未必能自振拔而有為二句，似有語弊。且係贅文。蓋謹厚之人，即狷者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恆，胡登反。夫音扶。○南人，南國之人。恆，常久也。巫，所以交鬼神。醫，所以寄死生。故雖賤役，而猶不可以無常。孔子稱其言而善之。

○參注：巫醫當是挾巫術為人醫病者，似不可分爲二事。

統稱賤役也。果爲良醫，必通性命陰陽之理，豈但有恆已哉？子之所慎，齊戰疾。康子饋藥，未達，不嘗，可見孔子必不輕視醫也。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

此易恆卦九三爻詞。承，進也。

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其義未詳。楊氏曰：君子于易，苟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其爲無常也，蓋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

○參注占字疑古字之訛謂不能稽古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者無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尹氏曰君子尚義故有不同小人尚利安得而和

○參注君子立朝則和衷共濟不計身家交友則和氣迎人不存機械一舉一動皆平易近人惟不自傷名節以從同也小人立朝則同惡相濟以遂私圖交友則同流合汙以讒正類一舉一動皆飾偽欺人惟知自求便利以失和也且小人見君子得用則趨附甚工爲過路折

橋之計見君子被黜則擠排尤切爲落井下石之謀自昔已然于今尤烈不禁感慨系之矣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好惡並去聲○一鄉之人宜有公論矣然其間亦各以類自爲好惡也故善者好之而惡者不惡則必其有苟合之行惡者惡之而善者不好則必其無可好之實

○參注宦裔某于本鄉各義舉獨攬以綜其成人見爲殷實凡募集金錢亦樂歸掌理某遂得權子母以自益焉

言言參注
鄉人但見義舉胥自某出羣以大善推之。究不知某倫常之地。且不可問。不過藉此沽名而漁利耳。然則鄉人好惡果足恃耶。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易去聲。說音悅。○器之。謂隨其材器而使之也。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天理人欲之間。每相反而已矣。

○參注。此章似發明君子和而不同二句。蓋君子在位。非計身家。不取迎合。故易事而難悅。苟以迎合爲工者。是不以道。故不悅。使人則量其材用之而已。小人在位。惟知賄賂。最愛趨承。故難事而易悅。苟有趨承盡致者。是不以道。故亦悅。使人則未滿所欲者。雖百端效媚。不行也。仕塗風氣。聖人早憂之矣。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循理。故安舒而不矜肆。小人逞欲。故反是。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言言參注
程子曰。木者質樸。訥者遲鈍。四者質之近乎仁者也。楊氏曰。剛毅則不屈于物欲。木訥則不至于外馳。故近仁。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惓惓。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惓惓。兄弟怡怡。

胡氏曰。切切。懇到也。惓惓。詳勉也。怡怡。和悅也。皆子路所不足。故告之。又恐其混于所施。則兄弟有賊恩之禍。朋友有善柔之損。故又別而言之。

○參注。兄弟朋友。皆在五倫之中。後世之變。有兄弟相視如仇。出交朋友。以酒食遊戲爲事。每因一言投契。卽與聯醜。結爲兄弟。以訂終身。曾不移時。勢殊利別。或偶以一言之失。頓如路人。甚有操刃相從者。似此舉動。倫理乖傷。市井之徒。原不足責。竟有出自學士大夫者。卽非凶終隙末。而兄弟之名。旣失。朋友之義。亦亾。切切。惓惓。怡怡之道。尙可問耶。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教民者。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卽就也。戎。兵也。民之親其上。死其長。故可以卽戎。○程子曰。七年云者。聖人度其時可矣。如云。朞月三年百年一世。大

國五年。小國七年之類。皆當思其作爲何如。乃有益。

○參注按此章聖人用意深遠。爲保邦致治之良圖。故開口卽曰善人。謂非善人。則不能教民。不可以典戎事。至後世文武分司。登進之塗。亦多不擇。文不知兵。武不知教。無典兵之責者。高談經濟。訖不克見于施行。有典兵之責者。放浪形骸。若自相安于無事。而身列行伍者。亦惟日習嬉游。宣淫嗜酒。恃符爭鬪。則其所長。但供長官私役。且受其減削日糧。自以爲無賴託身之計而已。及一旦烽煙告警。羽檄交馳。起以應敵。則不知此爲何事。紛紛戒畏。逃竄不遑。而欲其持械前驅。以赴難也。不亦難乎。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以用也。言用不教之民以戰。必有敗亾之禍。是棄其民也。

○參注此二句似宜合上章。文氣爲貫。惟多于曰二字。似衍文耳。夫不教之民以之應戰。固謂之棄。而教不得其法者。亦爲棄也。至有教戰者。舉前人之法而悉廢之。又未能自出心裁。別求致勝之策。獨忍恥師事外夷。不惜

論語參注
重金購其軍器。並重聘致其夷醜為師。驅民間子弟而
北面事之。其教之之法。或進或退。則皆以夷中口號為
準。展轉遲延。當事者尚驚為神妙。竊恐我之陰受其愚
而不覺矣。豈有臨戰之際。而能以從容不迫取勝耶。且
果為彼之得用軍器。又豈肯售之于我。不慮將來之反
攻耶。直是徒耗我財。速我之敗而已。紛紛不察。猶以為
可恃也。豈但棄民已哉。

論語參注卷之十四

朱子集注

後學崔暎參注

胡氏曰。此篇疑原憲所記。

〇〇〇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憲原思名。穀。祿也。邦有道。不能有為。邦無道。不能獨營。
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憲之狷介。其于邦無道。穀之可
恥。固知之矣。至于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故夫
子因其問。而並言之。以廣其志。使知所以自勉。而進于
有為也。

言言參注
○參注按聖人以邦有道穀邦無道穀爲恥此之謂恥猶
不過形同木偶不至大危社稷顯害生靈爲高一層說
法降至後世則此等之人猶得稱爲循吏何也蓋人之
視宦塗爲利藪也久矣一旦得志上則日思何以欺君
侵吞款項而巧自彌縫下則日思何以虐民聚斂金錢
而嚴爲防遏是邦有道必進之以無道邦無道必更益
之以無道星羅棋布徧于寰區日夜獵人之財直是聚
精會神以造劫始則惟恐造之不成繼則惟恐成之不
速且惟恐速之不大且久矣似此之輩尙何有恥之足

論哉此固聖人爲賢者言之也

〇〇〇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

此亦原憲以其所能而問也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
貪欲

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
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程子曰人而
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使不行斯
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也此聖人開示之深惜乎憲之

不能再問也。或曰：四者不行，固不得爲仁矣。然亦豈非所謂克己之事。求仁之方乎？曰：克去己私以復乎禮，則私欲不畱而天理之本然者得矣。若但制而不行，則是未有拔去病根之意，而容其潛藏隱伏于胸中也。豈克己求仁之謂哉？學者察于二者之間，則其所以求仁之功，益親切而無滲漏矣。

○參注：按聖人以克伐怨欲不行爲難，而不許其仁，乃降至後世，人心日趨于薄，卽求所謂難者，真難其人。至有克伐怨欲四者俱行之人，竟得大用，且交口推尊及身。

後名列名宦鄉賢，不以爲異，是則大爲仁之賊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居，謂意所便安處也。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行，孫並去聲。○危，高峻也。孫，卑順也。尹氏曰：君子之持身，不可變也。至于言，則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然則爲國者，使士言孫，豈不殆哉？

○參注：邦無道，危行言孫，固已。然通都大邑，卽危行亦爲人所忌憚，皆取禍之媒。所謂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

言言參注
不密斯爲得之。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能言者。或便佞口給而已。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勇者或血氣之彊而已。○尹氏曰。有德者必有言。徒能言者。未必有德也。仁者志必勇。徒能勇者。未必有仁也。

○參注。有言者多無德。有勇者多不仁。嘗見上策陳言。畱心君國。著書立說。借口聖賢。叩其隱衷。凶逾鬼蜮。此有言無德之類也。又見殺賊立功。而虐民特甚。防身有術。而與匪同謀。此有勇不仁之類也。

南宮适問于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

适古。潘反。羿音詣。奭五報反。盪土浪反。○南宮适卽南容也。羿有窮之君。善射。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奭春秋傳作澆。浞之子也。力能陸地行舟。後爲夏后少康所誅。禹平水土。暨稷播種。身親稼穡。

言言參注
之事。禹受舜禪而有天下。稷之後至周武王亦有大下。遁之意。蓋以羿羿比當世之有權力者。而以禹稷比孔子也。故孔子不答。然遁之言如此。可謂君子之人。而有尚德之心矣。不可以不與。故俟其出而贊美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夫音扶。○謝氏曰。君子志于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在焉。則未免爲不仁也。

○參注。君子不仁。似謂爲國理財。而建言失之。或刻。爲民除害。而立法失之。或殘之類。蓋旣爲君子。未必矢心爲不仁也。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蘇氏曰。愛而勿勞。禽犢之愛也。忠而勿誨。婦寺之忠也。愛而知勞之。則其爲愛也深矣。忠而知誨之。則其爲忠也大矣。

○參注。父之愛子。而勿勞以執事。多至放辟邪侈。大爲家世之羞。母之愛女。而勿勞以女工。多習于傲惰奢淫。卒啟圍門之辱。此勿勞之失也。臣忠于君。而勿誨以正本清源。每以逢惡而羞貽史冊。士忠于友。而勿誨以崇德。

辨惑每以黨惡而累及身家。此勿誨之失也。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裨，婢之反。諶，時林反。○裨諶以下四人，皆鄭大夫。草，略也。創造也。謂造爲草藁也。世叔，游吉也。春秋傳作子大叔。討，尋究也。論，講議也。行人，掌使之官。子羽，公孫揮也。修飾，謂增損之。東里，地名。子產所居也。潤色，謂加以文采也。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詳審精密，各盡所長，是以應對諸侯，鮮有敗事。孔子言此，蓋善之也。

○參注此章書。粗心看之，以爲聖人忽爲此不甚痛癢之談。而記者亦率意記之耳。細按之，則知聖人之爲此言也，具有深心。其繫于天下後世之成敗得失者，至爲深遠。故感慨而言之詳也。蓋旣稱爲命，非施之于與國，卽施于屬國者。我命旣出，則彼見我立言之閒，卽得以盡窺人材之有無。政治之虛實矣。是則爲命之先，要不得不詳爲審慎。爲命于與國，當思何以酬我和好。不開疑忌之端。爲命于屬國，當思何以示我裏柔。不啟覬覦之

漸斯爲命得體。卽保邦致治之圖。苟掉以輕心淺則。爲害邊陲甚之。則不啻直舉我之土地人民而悉付之。將見老成持國。謀之百年而不足。授之庸愚。隳之一旦。爲有餘矣。豈不大可慟哉。況有才庸識闇。全不慮及大局。徒存自私自利之見。潛與與國屬國通謀。且寄富于彼。反侈陳彼之聲勢。挾以自固其權位者乎。惟是忍恥偷生。苟求富貴。甘爲彼之奴隸而不辭。今日講和。明日換約。悉從彼請。莫敢或違。損國之威。失民之望。皆非所計。有心者。或以正言阻其謀。猶必飾爲投鼠忌器之說。

以自蘊其姦。此秦檜所以爲萬世唾罵。爲命者慎之。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子產之政。不專于寬。然其心則一以愛人爲主。故孔子以爲惠人。蓋舉其重而言也。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

子西。楚公子申。能遜楚國。立昭王。而改紀其政。亦賢大夫也。然不能革其僭王之號。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爲人可知矣。彼哉者。外之之詞。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人也猶言此人也伯氏齊大夫駢邑地名齒年也蓋桓
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
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荀卿所謂與之書社三
百而富人莫之敢拒者即此事也○或問管仲子產孰
優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子產之才不勝其德然于聖
人之學則槩乎其未有間也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易去聲○處貧難處富易人之常情然人當勉其難而

不可忽其易也

○參注貧則饔飧告匱每貽事畜之羞昏嫁失時多抱生
成之恨又或死亾相屬疾病相仍欲無怨也不亦難乎
學者不得率口讀過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公綽魯大夫趙魏晉卿之家老家臣之長大家勢重而
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優有餘也滕薛
二國名大夫任國政者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
然則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于才者也○楊氏曰知之

論語注
弗豫。枉其才而用之，則爲棄人矣。此君子所以患不知人也。言此則孔子之用人可知矣。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知去聲。○成人猶言全人。武仲，魯大夫，名紇。莊子，魯卞邑大夫，言兼此四子之長，則知足以窮理，廉足以養心，勇足以爲行，藝足以泛應，而又節之以禮，和之以樂，使德成于內，而文見乎外，則材全德備，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駁雜之蔽，而其爲人也亦成矣。然亦之爲言，非其至者。蓋就子路之所可及而語之也。若論其至，則非聖人之盡人道，不足以語此。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授命，言不愛其生，持以與人。久要，舊約也。平生，平日也。有是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亦可以爲成人之次也。○程子曰：知之明，信之篤，行之果，天下之達德也。若孔子所謂成人，亦不出此三者。武仲，知也。公綽，仁也。卞莊子，勇也。冉

言言參注
求藝也。須是合此四人之能。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然而論其大成。則不止于此。若今之成人。有忠信而不及于禮樂。則又其次者也。又曰臧武仲之知。非正也。若文之以禮樂。則無不正矣。又曰語成人之名。非聖人孰能之。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如此方可以稱成人之名。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未詳是否。
○參注按胡氏謂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似有確見。蓋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非有堅定

志節者不能。不宜與孔子所言作低一層看。此子路不敢自謂兼人之長。惟以所自信者侃侃言之耳。

子問公叔文子于公黼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公黼。姓賈。名亦衛人。文子爲人。其詳不可知。然必廉靜之士。故當時以三者稱之。公黼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厭者苦其多而惡之之辭。適其可。則人不厭而不覺其

有是矣。是以稱之。或過而以爲不言不笑不取也。然此言也。非禮義充溢于中。得時措之宜者。不能。文子雖賢。疑未及此。但君子與人爲善。不欲正言其非也。故曰其然。豈其然乎。蓋疑之也。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于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要平聲。○防地名。武仲所封邑也。要有挾而求也。武仲得罪奔邾。自邾如防。使請立後而避邑。以示若不得請。則將據邑以叛。是要君也。范氏曰。要君者無上罪之大者也。武仲之邑受之于君。得罪出奔。則立後在君。非已

所得專也。而據邑以請。由其好智而不好學也。楊氏曰。武仲卑辭請後。其迹非要君者。而意實要之。夫子之言亦春秋誅意之法也。

○參注。或求固權位。以爲獨得夷情。大開邊釁。或巧取功名。由是侈張賊勢。屢誤軍機。犯此弊者甚多。皆要君之類也。此章係聖人誅心之論。士大夫皆宜從此處認真講求。慎勿蹈此轍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譎古穴反。○晉文公名重耳。齊桓公名小白。譎詭也。二

公皆諸侯盟主。攘夷狄以尊周室者也。雖其以力假仁，心皆不正。然桓公伐楚，仗義直言，不由詭道，猶爲彼善。于此文，公則伐衛，以致楚而陰謀以取勝，其譎甚矣。二君他事，亦多類此。故夫子言此以發其隱。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糾居黜，反召音邵。○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爲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召，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于桓公以爲

相。子路疑管仲忘君事仇，忍心害理，不得爲仁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九，春秋傳作糾，督也。古字通用。不以兵車，言不假威力也。如其仁，言誰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許之。蓋管仲雖未得爲仁人，而其利澤及人，則有仁之功矣。

○參注：此二仁字不宜重看。如者似也。謂所行有似乎仁，卽以力假仁者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與平聲相去聲。○子貢意不死猶可相之則已甚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

被皮寄反。衽而審反。○霸與伯同。長也。匡正也。尊周室攘夷狄皆所以正天下也。微無也。衽衣衿也。披髮左衽夷狄之俗也。

○參注被似訓披謂散髮也。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

諒小信也。經縊也。莫之知人不知也。後漢書引此文莫

字上有人字。○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于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遂與之同死。可也。知輔之爭爲不義。將自究以圖後功。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若使桓弟而糾兄。管仲所輔者正。桓奪其國而殺之。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仇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之言。無乃害義之甚。啟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如唐之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可謂害于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聖人

言言參注
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

○參注自經于溝瀆。似謂惟自經理于溝瀆之間。而他非所知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僎士免反。○臣家臣公。公朝謂薦之與己同進為公朝之臣也。

○參注後世有才之人。一旦得權。雖或不辭勞瘁。盡力王家。惟多求立一己之名。常恐人之加乎其上。或慮其名與己之並著。見有才德者。每抑之使不得伸。甚而故入

罪名置之死地而後已。可知非有實德者。斷不能有同升諸公之高誼矣。

子聞之曰可以為文矣

文者順理而成章之謂。諡法亦有所謂錫民爵位曰文者。○洪氏曰家臣之賤。而引之使與己並有三善焉。知人一也。忘己二也。事君三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夫音扶。喪去聲。○喪失位也。

孔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

是奚其喪

仲叔圉卽孔文子也。三人皆衛臣。雖未必賢而其才可用。靈公用之。又各當其才。○尹氏曰。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此三人。猶足以保其國。而況有道之君。能用天下之賢才者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

○參注。從古國祚之延。不必皆聖哲。其促也。不必皆淫昏。亦視其所用得人否。有夏至太康絕世。而少康有眾一旅。卒賴遺臣。靡爲千古中興之冠。及桀亾國。世多歸罪于寵妹喜。然必龍逢殺。終古奔。而後有南巢之放。商辛

無道。世多歸罪于嬖妲己。然必微子去。箕子囚。比干死。而後有牧野之師。周厲流彘。宣王得申甫左右。文武之業。煥然一新。嗣平王東徙。君若贅疣。顧黑肩謀逆。辛伯能保周室不搖。楚莊問鼎。王孫猶布周德之盛。百足不僵。未始非眾扶之力。丁周之末。可謂壞亂極矣。而孔孟生于其閒。雖未得大用。行其道于當時。而一時諸侯大夫。其知禮重。猶不失爲尊師重道。是清議尙存。故天下可保。繼而儒則競爲縱橫捭闔之談。書則不外權謀術數之學。天子諸侯且重用之。以致兵戈相接。小民受毒。

不堪互相仇視。此周之所以喪也。及秦氏出。以力假仁。搜其書焚之。執其儒坑之。去斯民之蠱賊。故能開拓疆域。終其世無夷狄侵凌之患。向使知人善任。卽秦氏宅心非善。而其祚亦得以苟延。乃二世旣殘暴難名。又重用趙高李斯之徒。此喪之所由速也。至秦滅而韓信陳平項羽不能用。漢高祖用之以有天下。雲臺功臣哀平不能用。而光武用以中興。凌煙功臣隋煬不能用。而唐太宗用以大定。且五代所不用之人。宋用之而致承平。南宋所不用之人。元用之而混中外。元所不用之人。明用之而大一統。凡此者皆得用人之效者也。讀明史者。多謂武宗安于嬉戲而不喪。爲幸免。懷宗勵精圖治而竟喪。以爲陷于流賊之多。又重之以饑饉。不知武宗雖好嬉戲。而見事精明。知人善任。如用王守仁平宸濠之亂之類。是其卓識過人。爲不易及。故不至于卽喪。懷宗承天啟之後。而多疑寡斷。十七年更五十餘相。且縱容袁崇煥之入讒。忌功擅殺毛文龍。遂失邊防。及兵臨城下。又入讒。誤殺袁崇煥。致自殘羽翼。坐失事機。欲不喪也得乎。又千古皇后之殘酷者。莫如呂氏。淫亂者。莫如

武氏此二后臨朝。宜卽喪矣。乃呂氏雖殘害戚姬。斬信。監越而善用平勃諸人。武氏雖寵二張。而知重用狄仁傑。張柬之之類。且曰不用駱賓王爲宰相之過。此漢唐之天下。所以不因二后而卽喪。秦始皇曰。得人者昌。失人者亾。誠千古保天下之至計。惜始皇亦僅能言之耳。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大言不慙。則無必爲之志。而不自度其能否矣。欲踐其言。豈不難哉。

○參注少年子弟犯不怍之弊者最多。爲父兄者不獨多。

不約束。且或暴其美于人。其不流爲邪僻者亦罕矣。

陳成子弑簡公

成子齊大夫名桓。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四年。

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

朝音潮。○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得而誅之。況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公曰告夫三子

一告夫音扶○三子三家也。時政在三家。哀公不得自專。故使孔子告之。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孔子出而自言如此。意謂弑君之賊。法所必討。大夫謀國義所當告。君乃不能自命三子而使告之耶。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以君命往告。而三子魯之疆臣。素有無君之心。實與陳氏聲勢相倚。故沮其謀。而夫子復以此應之。其所以警

之者深矣。○程子曰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弔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若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至于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眾寡哉。當是時天下之亂極矣。因是足以正之。周室其復興乎。魯之君臣終不從之。可勝惜哉。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犯謂犯顏諫爭。○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不欺爲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參注：當日之君多庸懦，不振諸大夫皆得欺而侮之，干名犯義無所不至矣。孔子告子路以此者，謂不得見爲可欺也，而卽敢于干犯，殆藉警當時之大夫也。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君子循天理，故日進于高明；小人徇人欲，故日究乎汙下。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爲去聲。○程子曰：爲己欲得之于己也，爲人欲見知于人也。○程子曰：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于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于喪己。愚按：聖賢論學者，用心得失之際，其說多矣，然未有如此言之切而要者。于此明辨而日省之，則庶乎其不昧所從矣。

○參注：古之學者不求人知，惟專志于立身行道，得失非所計也。後之學者多尚浮夸，涉獵羣書，粗通眾藝，或苟取功名而無實際，或高談經濟而盜虛聲，或著述翻新，藉文章以惑世，或敷施飾僞，託理學以欺人，爲己之學。

豈易言哉。

〇〇〇 蘧伯玉使人于孔子

使去聲下同。〇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于其家，既而反魯，故伯玉使人來也。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與之坐，敬其主，以及其使也。夫子指伯玉也。言其但欲寡過而猶未能，則其省身克己，常若不及之意可見矣。使者之言愈自卑約，而其主之賢益彰，亦可謂深知君子之心而善于辭令者矣。故夫子再言「使乎以重美之」。

按莊周稱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其進德之功老而不倦，是以踐履篤實，光輝宣著，不惟使者知之，而夫子亦信之也。

〇〇〇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艮卦之象詞也。曾子蓋嘗稱之。記者因上章之語而類記之也。〇范氏曰：物各止其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君子所思不出其位，而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也。

〇參注：此似爲僭禮越分者而言。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行去聲○恥者不敢盡之意。過者欲有餘之辭。

○參注。此章似謂人之高談治術而功德未嘗及民。漫詡
姱修而倫常不無遺憾者。皆為言過其行。此其人必為
君子之所恥矣。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
懼。

知去聲○自責以勉人也。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道言也。自道猶云謙辭。○尹氏曰。成德以仁為先進。學
以知為先。故夫子之言其敘有不同者。以此。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夫音扶○方比也。乎哉疑辭。比方人物而較其短長。亦
窮理之事。然專務為此。則心馳于外。而所以自治者疏
矣。故褒之而疑其詞。復自貶而深抑之。○謝氏曰。聖人
責人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如此。

○參注。按乎哉語氣實非褒詞。我不暇者。謂我之不暇方
人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其不能也

凡章旨同而文不異者一言而重出也文小異者屢言而各出也此章凡四見而文皆有異則聖人于此一事蓋屢言之其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參注此文四見殆記者各即所聞而記之故其意同而文稍異耳

○再參注蘇洵勤學士也患其不能欲求所能以酬知者也然記其所能則亦可哂矣洵曾讀書僧舍初治論語僧以時視問甚禮重之及治戰國策等篇僧遂與疏繼

治諸子百家僧起斥去之洵驚訝謂何前恭而後慢僧曰吾聞君子爲學宜下學而上達今子之學始則關乎性命令聞之而不敢倦漸爲權謀術數之言聞之氣沮久之則皆無稽之談不堪入耳直是愈趨愈下故厭棄之非有他也惜洵之聞而不悟其所能也僅以無用之文章爲酬知之具不亦大可哀哉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未至而迎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詐謂人欺己不信謂人疑己抑反語辭言雖不逆不億而于人之情僞自

然先覺乃爲賢也。○楊氏曰：君子一于誠而已。然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若夫不逆不億，而卒爲小人所困焉，斯亦不足觀也已。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

與平聲。○微生姓，畝名也。畝名呼夫子而辭甚倨，蓋有齒德而隱者，栖栖依依也。爲佞言其務爲口給以悅人也。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疾，惡也。固，執一而不通也。聖人之于達尊，禮恭而言直。

如此，其警之亦深矣。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善馬之名。德，謂調良也。○尹氏曰：驥雖有力，其稱在德。人有才而無德，則亦奚足尙哉。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或人所稱。今見老子書：德，謂恩惠也。

○參注：以德報怨，固有語弊。然千古有德之人，每得怨者之力，或遭讒搆，以免株連，則因禍而得福，或中姦謀而罹坑陷，則就義以成名。子孫亦與有榮，史冊亦爲增色。

則其怨之也不啻德之。雖不必報之以德，似不必轉以爲怨矣。

子曰：何以報德？

言于其所怨，既以德報之矣，則人之有德于我者，又將何以報之乎？

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于其所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所謂直也。于其所德者，則必以德報之，不可忘也。○或人之言，可謂厚矣。然以聖人之言觀之，則見其出于有意之私，而怨

德之報，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後二者之報，各得其所。然怨有不仇，而德無不報，則又未嘗不厚也。此章之言，明白簡約，而其旨意曲折反復，如造化之簡易，易知而微妙無窮，學者所宜詳玩也。

子曰：莫我知也夫。

夫音扶。○夫子自歎，以發子貢之問也。

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不得于天而不怨天，不合于人而不尤人，但知下學而

自然上達。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敘漸進耳。無以甚異于人而致其知也。然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蓋在孔門惟子貢之智幾足以及此。故特語以發之。惜乎其猶有所未達也。○程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在理當如此。又曰。下學上達。意在言表。又曰。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乃學之要。蓋凡下學人事。便是上達天理。然習而不察。則亦不能以上達矣。○參注。學者所求在己。大凡怨天尤人。即自封其境。必不能上達。是不知天也。安問天之知我耶。此聖人示人以爲己之學。不可不知。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朝音潮。○公伯寮。魯人。子服氏。景謚伯字。魯大夫。子服何也。夫子指季孫言其有疑于寮之言也。肆。陳尸也。言欲誅寮。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與平聲。○謝氏曰。雖寮之愬行亦命也。其實寮無如之

何愚謂言此以曉景伯安子路以警伯寮耳。聖人于利害之際則不待決于命而後泰然也。

○參注小人譏謗君子之道。亘古爲然。究之君子小人之實終不可揜。而道之行與廢則有命存焉。是欲守道必先知命。苟不知命必至以權謀術數爲能。遂與小人無異。行將自敗亦復何益之有哉。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辟去聲。○辟世天下無道而隱。若伯夷太公是也。辟地去亂國適治邦。辟色禮兒衰而去。辟言有違言而後去。

也。○程子曰四者雖以大小次第言之然非有優劣也。所遇不同耳。

○參注辟色似謂身逢亂世不獨不可見之于言且不可形之于色。辟言似謂不談時事卽危行言遜之意。如此解去則四辟字皆屬于己由深而淺也。

○子曰作者七人矣

李氏曰作起也。言起而隱去者今七人矣。不可知其誰何必求其人以實之則鑿矣。

○參注大師摯適齊數語似直接此句之下蓋所指之名

雖入而所適之地則七。謂作者爲七起之人也。

子路宿于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與平聲。○石門地名。晨門掌晨啟門。蓋賢人隱于抱關者也。自從也。問其何所從來也。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爲。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也。

○參注斯世聽之陷溺。君子何能存此心也。劫數無可輓回。仁人未忍出諸口也。晨門之言未嘗不是。而聖賢聞之則撫膺滋戚矣。

子擊磬于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荷去聲。○磬樂器。荷擔也。蕢草器也。此荷蕢者亦隱士也。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此人聞其磬聲而知之。則亦非常人矣。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硜苦耕反。莫己之己音紀。餘音以揭起例反。○硜硜石聲。亦專確之意。以衣涉水曰厲。攝衣涉水曰揭。此兩句

衛風匏有苦葉之詩也。譏孔子人不知己而不止，不能識淺深之宜。

○參注已與己字形各殊。朱子乃分爲二音。則朱子當日所治論語必俗本兩字混爲一形矣。然則傳經之訛誤不可由此概見哉。

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果哉歎其果于忘世也。末無也。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也。故聞荷蕢之言而歎其果于忘世。且言人之出處若但如此。則亦無所難矣。

矣。

○參注似謂果于末世之難爲矣。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高宗商王武丁也。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

○參注諒陰疑涼陰之訛。涇水入河爲涼水。似謂高宗居涼水之陰。若禮記之梁闇爲後世僞文不足據。書經所載之亮陰。按亮字至漢始有之。殆爲傳經之訛。朱注謂天子居喪之名。又曰未詳其義。既未詳其義。何以知爲居喪之名耶。

言言參注
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
三年

言君薨則諸侯亦然。總已謂攝已職。冢宰太宰也。百官聽于冢宰。故君得以三年不言也。○胡氏曰位有貴賤而生于父母無以異者。故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子張非疑此也。殆以爲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以此起也。孔子告以聽于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好易皆去聲。○謝氏曰禮達而分定故民易使。

○參注好禮似謂修威儀惜廉恥。苟爲上者或以放縱爲豪置民事于不問則威儀不修矣。或以奢淫自肆致民生之不堪則廉恥不惜矣。夫既不修威儀不惜廉恥爲無禮之甚而欲民之從其使也難乎不難。至有身居民上舉凡日用飲食之資乾取于民曰漏規皆相沿不以爲異似爲分所應得也者如買物給之半價爲差價全不給價爲應差及勒派各商民按季納錢爲季規之類厚顏受之猶以爲不傷廉也甚至爲長官者于年節端

午中秋與父母生期及本身妻妾生期。勒取屬員餽送。或以金銀。或以珍寶。視所餽之厚薄。爲屬員之賢否。于是爲屬員者。尤而效之。遂取之百姓。曰打把勢。無異沿門拓盜矣。而丁胥因此。亦得倚勢肆行。任意訛索。愚民無所不至。不盡斬草野之生機。大傷國家之元氣。不止將見民之仇視其上。甚于豺虎之兇。逾于劫盜之惡。以爲避之無可避。防之無所防。未有不痛心疾首者矣。彼受虐旣深。積忿求洩。世而無故斯已耳。一旦有故。難免斬竿截木。欲得貪官汙吏以甘心。則不獨民之不爲所

使已無以自衛矣。此固禍由自取其如。誤天下何哉。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堯舜其猶病諸。

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盡矣。而子路少之。故再以其充積之盛。自然及物者告之。無他道也。人者對己而言。百姓則盡乎人矣。堯舜猶病。言不可以有加于此。以抑子路。使反求諸近也。蓋聖人之心無窮。世雖極治。然豈能必知四海之內。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哉。故堯舜猶以

言言卷十四
安百姓爲病若曰吾治已足則非所以爲聖人矣。○程
子曰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于
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矣
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爲
賊以杖叩其脛

孫弟並去聲長上聲叩音口脛其定反。○原壤孔子之
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于禮法之外者夷踰
踞也俟待也言見孔子來而踰踞以待之也述猶稱也
賊者害人之名以其自幼至老無一善狀而久生于世
徒足以敗常亂俗則是賊而已矣脛足骨也孔子既責
之而因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若使勿踰踞然

關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

與平聲。○關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
之言或人疑此童子學有進益故孔子使之傳命以寵
異之也

子曰吾見其居于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
欲速成者也

禮童子當隅坐隨行。孔子言吾見此童子。不循此禮。非能求益。但欲速成耳。故使之給使令之役。觀長少之敘。習揖遜之容。蓋所以抑而教之。非寵而異之也。

○參注。欲速成之弊。大爲人心世道之憂。蓋旣欲速成。必不渾厚。是處則爲鄉黨之禍秧。出則爲朝廷之亂本。不可不嚴切防之也。每有少年子弟。稍負異姿。務爲勝人之術。涉獵羣書。剽竊眾說。偶出一藝。亦或驚人。訖無關于痛癢。卽自以爲兼成人之學。已備于一身。直謂皋夔不足言。孔孟不足法矣。而爲之父兄者。且揄揚不遺餘

力。詡爲佳子弟。其師友又或從而標榜之。由是自鳴得意。肆意妄爲。輕慢老成。詆毀先正。不獨與先生並行已也。此其人在鄉黨。儀文悖謬。必于名教有妨。在朝廷。號令偏私。卽與生靈作祟。直士林中之蝨賊而已。人人得而誅之。奚足論哉。竊願世之爲父兄者。欲緜世澤。勿令子弟之早博虛聲。免貽唾罵也。

按此篇自臧武仲以防求爲後于魯。至勿欺也而犯之。凡九章。記者連類記之。學者勿大意讀過。當知後此出身所當奉爲箴戒。謂挾勢要君者。叛之漸也。雖

攘夷狄而出之于謫者。未足許也。果伸大義以攘夷狄者。亦不責其必死。以功抵罪也。能不竊位。薦賢于朝者。志可嘉也。君雖無道。而用人尙能各盡所長者。亦足以保國之苟延也。若徒肆大言。高談經濟者。多無實效也。聞弑君之賊而不討。及不卹人之難者。則私衷已不可叩。直亦亂臣賊子而已。惟事君不欺。未敢干犯名義者。斯可謂爲純臣矣。獨不解居大位而通夷狄。反藉彼威以固權者。是誠何心。昔董仲舒以道自任。緣請愛子爲質。一語清議。短之。可不懼哉。

